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4 年第 2 期

论“NP 了”格式:构式的视角*

庞 加 光

提要 和以词类为中心的处理思路相对,本文提出以构式为中心的办法来解决“NP 了”格式中名词谓语的许可问题。基本观点是,名词成分做谓语源自名词成分与“NP 了”构式的概念互动即两者的概念契合。这些名词成分进而成为专属于“NP 了”构式的谓语名词范畴。在这样的视角下,词类和语法功能并不是简单的对应与不对应关系。

关键词 “NP 了”构式;词类;语法功能;概念契合

一 引言

汉语中,不仅动词和形容词能够做谓语,名词也能够做谓语。特别是,一些名词成分能够和句末助词“了”搭配,构成“NP 了”格式。比如[①]:

(1)a. 大姑娘了,要注意整洁!(邢福义 1984:21)

b. 都大姑娘了,要注意整洁!

(2)a. 今天星期一了。(CCL)

b. 今天大概星期一了。

(3)a. 二十年了,中日两国友好的关系来之不易。(CCL)

b. 已经二十年了,中日两国友好的关系来之不易。

名词成分“大姑娘、星期一”和“二十年”分别表示人物、时点和时段,都能够被时间副词和程度副词修饰。主流句法理论通常将能否直接做谓语看作是区分名词和动词的主要标准(Chomsky 1981,Emonds 1985,Anderson 1997,Baker 2003)。“NP 了”格式明显与该标准不符。那么,该格式中的名词成分做谓语是怎样被许可的?

传统汉语的处理办法通常是,基于语义特征将能够进入该格式的名词成分划类。邢福义(1984:24)指出这类名词在语义上需具备“推移性”,即由相对的概念推移而来,原先并非如此。比如,例(4a)的“百把斤的猪”是从“不到百把斤的猪”变来的。例(4b)不合法是因为名词“猪”缺少这样的推移性。但例(5)中的“张三”作为专有名词,不可能是从其他概念推移得来的。这让人怀疑,“推移性”究竟是这类名词的特征,还是“NP 了”格式的特征?

(4)a. 百把斤的猪了,哪能随便卖出去?(邢福义 1984:25)

---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名词性谓语句的认知研究”(11YJC740080)的部分成果,同时也得到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英汉学术论文中的模糊限制语”(12K058)资助,谨致谢忱。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b. ＊猪了，哪能随便卖出去？（邢福义 1984：25）

(5) 现在张三了。（轮流出牌时）（马庆株 1998：57）

马庆株(1998)提出具有顺序义的名词能够做谓语，如例(2)的“星期一”和例(3)的“二十年”。但他未给出“顺序义”的确切定义。例(1)的“大姑娘”和例(4a)的“百把斤的猪”是否也具有顺序义有待进一步论证。另外，马庆株(1998：57)指出有些名词成分能够临时获得顺序义。比如打扑克轮流出牌、学生轮流值日时，人名、组名能够获得顺序义。如例(5)“张三”临时获得顺序义，因此这句话表示“现在轮到张三了”。问题是，轮流出牌何以能够改变专有名词的意义？对此，马庆株又指出，“临时获得的顺序义不属于词义，而是语境意义。”这就产生一个顺序义的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顺序义名词做谓语的动因是什么？仅提出顺序范畴恐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形式句法学严格区分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一种办法是把例(1)－(3)分析为特定句法环境下谓语动词的省略(石定栩 2002、2009，Shi 2003)。另一种是假设主语和谓语名词成分之间存在一个没有语音形式的系动词“是”(邓思颖 2002)。显然，这两个思路都能够维护名词和动词或形容词的语法功能对立，即名词不能做谓语。但直觉上，例(1)－(3)都是完整的句子，难以补出动词。即使强行插入“是”，有些理解为强调标记更合适，如例(6a)，有些则无法接受如例(6b)。

(6)a. 是大姑娘了，要注意整洁！

b. ＊是二十年了，中日两国友好的关系来之不易。

实际上，不论是传统汉语研究，还是形式句法处理，都是以词类(顺序范畴、省略的动词或系动词)为中心的解决方案，试图通过建立词类和谓语功能之间的对应或不对应关系来许可“NP 了”格式。

本文拟以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为框架提出以构式为中心的解决办法，即把“NP 了”格式处理为语法构式。这样，名词谓语的许可就转化为名词成分与“NP 了”构式的概念互动关系。具体是，“NP 了”构式描写主语汲取(access)的目标变化即 T1→T2，并显影化(profile)目标 T2(见下文图 2)。谓语名词成分的许可依赖于其概念结构与这一概念描写的契合(correspondence)。这些名词成分从而构成专属于“NP 了”构式的范畴。这触及到词类和句法功能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基于这一思路，词类和语法功能不应被看作是简单的对应与不对应关系。

二 “NP 了”构式的概念描写

2.1 语义的百科知识观

由于与词相关的任何知识都可能参与句法处理，因此 Langacker(1987、2008)提出百科知识观(encyclopedic view)来描写语义。百科知识可通过认知域(domain)来分析。比如，名词“glass”激活的认知域包括空间、形状、容器、在喝水这一动作中的角色、材料、大小、价格等等(Langacker 2008：47)。词的意义还在于对这一百科知识的概念观照(construal)。这一百科知识构成概念描写的基座(base)。对同一基座的不同观照构成不同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观照方式是显影化，即选择基座中的某些概念成分作为关注的焦点。比如，对“车轮”中不同概念区域(region)的显影化分别构成“hub、spoke、rim”等词的意义(Langacker 2008：67)。

认知语法把概念观照处理为语义的一部分为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概念描写提供了基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础。作为抽象的概念范型(schema),它们通常被分析为不依赖任何认知域的概念观照方式。名词显影化事体(thing),即任何认知域上的一块概念区域。动词和形容词显影化关系(relation),即基座内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依据凸显程度差异,参与者分别用射体(trajector)和界标(landmark)来描写。语法成分如所有格标记被分析为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关系构型(Langacker 1991:167—175)。句法规则作为语法构式则被处理为这些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概念组合关系。这样,词库和句法的界限就被打破,它们只是抽象程度和复杂程度不同的音义配对即符号单位(symbolic unit)。

在这样的思路下,"NP 了"格式可分析为语法构式,具有独立的概念描写。把"NP 了"构式和名词成分在概念层面上区分开来,既能够合理地处理"推移性"和"顺序义"的归属问题,为名词谓语提供足够的句法限制,也能够避免系动词省略说或插入说所带来的句法问题。下文首先讨论"NP 了"构式的概念结构。

2.2"NP 了"构式的概念结构

邓思颖(2002)提出"NP 了"格式具有完整的句子结构即"SUB NP 了"(SUB 指主语),主语省略后变为"NP 了"结构。比如,例(7)各句的主语分别是"今天、杨过"和"四平路上"。出于讨论方便,本文仍称为"NP 了"构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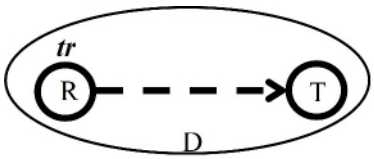
(7)a. 今天晴天了。(互联网)

b. 杨过一只手了。(互联网)

c. 四平路上很多人了。(互联网)

例(7)各句的主语和谓语名词构成 3 类语义关系。a 句的"今天"是"晴天"所指范畴的一员,因而构成类属关系;b 句的"杨过"和"一只手"是整体—部分关系;c 句的"四平路上"是"很多人"存在的空间场所,因而构成场所—存在物关系。本文提出,这些语义关系都是认知参照点能力的体现。认知参照点能力是以一个事物为参照汲取另一个事物的能力。

图 1 认知参照点关系(参见 Langacker 2008:84)



如图 1 所示,凭借的事物称为参照点(reference point)即粗线圆 R,被汲取的事物是目标(target)即粗线圆 T,连接它们的虚线箭头指汲取关系(粗线指显影化)。Langacker(1991:170、2008:84)提出该汲取关系具有方向性和不对称性。比如例(8),我们往往会通过船(that boat)来找鸭子(a duck),而不是通过鸭子来找船。外椭圆 D 指该参照点所能汲取的最大范围或"统治"的领地,称为统治域(dominion)。对于例(8)来说,统治域指和船相邻的空间范围。

(8)Do you see that boat out there in the lake? There's a duck swimming right next to it. (Langacker 2008:83)

对于例(7)各句,其主语和谓语名词分别构成从具体成员到抽象范畴、从整体到部分、从空间场所到存在物的自然汲取路径(Langacker 1999),与认知参照点关系的方向性特征吻合。另一方面,Langacker(1998)把主语描写为参照点,以小句所表示的事件为汲取目标。这也符合本节对"NP 了"主语的分析。基于图 1,主语即射体 tr 也是参照点,其区别仅在于此时被主语汲取的对象不是事件,而是谓语名词所表示的事体。因此,"NP 了"格式通常不能被"不"否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定[②]，这与形容词或动词做谓语不同。比如：

(9)a. ☆杨过不一只手了。

b. 杨过不是一只手。

c. 她脸不红，心也不跳了。(CCL)

“NP 了”构式中的一个重要语法成分是句末助词“了”[③]。“了”可表示新情况的出现、情况变化或进展以及事件的完成等多个意思(朱德熙 1982，赵元任 1979)。

(10)a. 糟了，下雨了！(新情况的出现)(赵元任 1979：354)

b. 后来天就晴了。(情况变化或进展)(赵元任 1979：355)

c. 我今天早晨写了三封信了。(事件完成)(赵元任 1979：355)

这里仅讨论与“NP 了”格式相关的意思。对于例(7)，“了”都可分析为事态的变化(参见吕叔湘主编 1999，Soh 2009)。比如，例(7a)指天气从“阴天”或“雨天”变为“晴天”，这和例(10b)的意思基本一致。其他两句则分别表示“杨过”从“两只手”变为“一只手”，“四平路上”从“很少人”变为“很多人”。因此，对这类句子构成的疑问句，其否定回答通常表示情况尚未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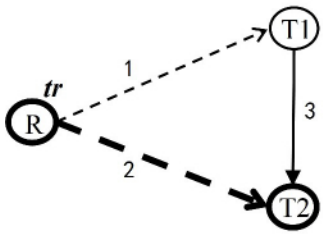
(11)A：今天晴天了吗？　　B：不，今天还是阴天。

但是，例(7a)并未直接说明天气发生变化，该变化只是句子预设的信息。因此，如果比较例(7a)和(12a)，它们都是描写今天的天气情况，其差异仅在于前者预设昨天的天气可能是阴天或雨天。

(12)a. 今天晴天。　　b. 杨过一只手。　　c. 四平路上很多人。

上文指出，“NP 了”构式中两个名词成分的概念基础是认知参照点关系。结合这里对“了”作为事态变化的分析，“NP 了”构式的概念结构可描写如图 2。

图 2　“NP 了”构式的概念结构



句末助词“了”所表示的事态变化在图 2 中描写为被参照点 R(即射体 tr)汲取的目标随时间的延续从 T1 变为 T2。虚线箭头 1 和 2 分别指目标 T1 和 T2 与参照点 R 的汲取关系。实线箭头 3 指时间的延续。不难看出，邢福义(1984)提出的“推移义”是指被汲取的目标变化(T1 → T2)。比如，例(1a)指随时间的延续从“小姑娘”变为“大姑娘”，例(2a)则指“今天”从“星期日”变为“星期一”。另一方面，参照点 R 对目标 T1 的汲取(虚线箭头 1)是句子的预设信息即基座成分，因此在图 2 中以细线表示。句子仅显影化参照点 R 对目标 T2 的汲取(虚线箭头 2 为粗线)。这就自然地解释了例(7a)和(12a)的语义差异，后者缺少的正是图 2 中的基座成分即参照点 R 对目标 T1 的汲取。

三　“NP 了”构式中的谓语 NP

3.1 顺序义名词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基于第 2 节对“NP 了”构式的概念描写，名词成分做谓语就转化为名词成分和构式“NP 了”的概念组合关系。Langacker(1987、2008)把这类关系分析为概念成分之间的契合也即概念重叠(overlap)。对“NP 了”构式来说，指的是名词成分的概念结构与图 2 中的目标变化(T1 → T2)发生概念重叠并将后者具体化(elaborate)。以例(2a)的“星期一”为例，该词的概念结构可分析为以从星期一到星期日这一序列为基座，对“星期一”这一区域的显影化。因此，“星期一”和“NP 了”构式的概念契合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基座中的概念成分“星期日”将目标 T1 具体化；

2. 显影化的区域“星期一”将目标 T2 具体化。

这样，“星期一”和“NP 了”组合形成“星期一了”，表示从“星期日”变为“星期一”。其他时间名词做谓语也可做类似分析。另一类顺序义名词是表示衔位的名词成分，如“副教授、博士、团长、局长”等(马庆株 1998)。这些词的概念基座是一个等级序列，比如教师职称序列“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学位序列“学士—硕士—博士”等。因此，这些词和“NP 了”构式的概念组合与时间名词接近。一般来说，专有名词不能进入“NP 了”构式，比如：

(13)a. 我张三。(Tang 1998：203)

b. ＊我张三了。

专有名词“张三”通常仅指唯一存在的个体。该个体可以与目标 T2 发生概念重叠，但无法同时实现目标 T1 的具体化。可是，如果专有名词用于指公交站名，就可以进入“NP 了”构式，如例(14)。

(14)现在都北海了，马上故宫了，过了美术馆就王府井了。(马庆株 1998：57)

此时，“北海、故宫、王府井”的概念结构可分析为以整个公交路线为概念基座，对相应站名的显影化。因此，例(14)表示公交站名随时间的延续而变化。也可以说，公交线路这一百科知识弥补了这些专有名词和“NP 了”构式的概念差距。这也就自然地解释了上文例(5)。此时，“张三”做谓语是构式、专有名词和使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是，“张三”将目标 T2 具体化，而轮流出牌情景中的其他人将目标 T1 具体化。例(5)因而表示轮到“张三”出牌。基于该分析，专有名词“张三”的意义并未发生变化，更不会具有临时顺序义或推移性。

如果把“顺序义”定义为类似时间或等级序列的连续体，那么，表示天气的名词成分不具备顺序义。但是，这类词仍能进入“NP 了”构式，如上文例(7)a。实际上，它们的概念基座可分析为随时间的延续而发生变化的天气状况，可简单表示为：

(15)晴天↔多云↔阴天↔小(大)雨

双向箭头表示随时间的变化两种天气状况可相互转化。比如，晴天可变为多云或阴天，多云或阴天也可变为晴天。因此，例(16)是常见的说法。这样，天气名词就能和“NP 了”构式自然契合，表示天气变化。这也说明，名词成分能否进入“NP 了”构式不在于其顺序义特征，而在于其概念结构和“NP 了”构式的契合关系。3.2 小节对数量短语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观点。

(16)a. 今天多云转晴(天)。　　b. 今天小雨转多云。

c. 今天大雨转阴(天)。

3.2 数量结构

出于讨论方便，这里把数量短语和数·量·名短语总称为数量结构。传统汉语通常把数量结构处理为谓词(朱德熙 1980)，因而能够做谓语。那么，数量结构做谓语的动因是什么？马庆株(1998：60－61)认为这是源自其顺序义，“数量义也是一种顺序义，任何数量都可以在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数轴上标示出来。”不难理解，数轴可分析为从小到大的数字依次排列，这和时间序列如年、月、星期等类似。从这个角度看，数量义也是顺序义。问题是，数量结构进入“NP 了”构式是否完全依赖数字序列？上文例(7b)表示“手”的数量从“两只”变为“一只”。这似乎证明了数字序列的重要性，但例(17)却是其反例。

(17)听见售货员吼：苹果一块了！苹果一块了！(互联网)

苹果售价固然可能从比如 10 块、9 块、8 块依次降至 1 块，但更有可能从某一高价如 10 块直接降至 1 块。如果是后者，例(17)表示的是两个价格(即 10 块和 1 块)的关系，和数字序列关系不大。这和时间名词做谓语不同。对于例(2a)，日期的变化一定是从“星期日”变为“星期一”，星期序列明确了这种变化。但对于例(17)，我们仅知道现在的价钱是 1 块，原先卖的是其他价钱。

当然，本文并不否认数字在数量结构进入“NP 了”构式中时起的作用。Langacker(1991：55－58)对名词短语的概念功能分析，为数量结构做谓语提供了解释思路。以“一个苹果”为例，名词“苹果”指“苹果”这一范畴或类型(type)。被数量短语修饰的名词成分如“一个苹果”则表示该范畴或类型的一个成员或用例(instance)，其数量规定为“1”。Langacker(1991：58)通过“空间占位”来区分不同的用例在数量或其他语义规定上的差异。“一个苹果”作为用例在以“苹果”为类型的例示空间或例示域(domain of instantiation)中占据某一特定位置，因而区别于其他用例。这样，数量结构和“NP 了”构式概念组合的结果是，使“NP 了”构式中的目标变化(T1→T2)具体化为两个用例的变化。对于例(17)来说，指的是从某一高价变为“1 块”。此时，该高价具体是多少有待语境确认。对于例(7b)来说，依据常识或对“杨过”作为小说角色的了解，我们知道他原先有“两只手”。该知识在“一只手”和“NP 了”构式组合时将目标 T1 具体化，因而该句表示“杨过”从“两只手”变为“一只手”。

3.3 被形容词修饰的名词成分

被形容词修饰的名词成分也能进入“NP 了”构式，如上文例(1)和(4a)。但是，它们做谓语受到严格的限制。比较例(18)和(19)，例(18)是典型的名词谓语句，“大眼睛”和“急性子”能够做谓语，但它们难以进入“NP 了”构式。显然，这两个句式对谓语名词的句法限制不同，相关理论讨论参见第 4.2 小节。这里仅分析，它们为什么能够进入“NP 了”构式？

(18)a. 这个孩子大眼睛。　　b. 这个人急性子。(Tang 1998：202)

(19)a. ?? 这个孩子大眼睛了。　　b. ＊这个人急性子了。

上文指出，名词成分进入“NP 了”构式是两者的概念结构相契合的结果。沿着该思路，例(4a)的修饰语“百把斤的”就可分析为起到了弥补两者契合的作用，特别是，“百把斤的”作为重量描写能够让人联想到“猪”随时间的延续从猪崽到出栏的变化。当然，如果修饰语和“猪”的大小无关，则相应例句不合法，如例(20)。例(1)也可照此分析，从“小姑娘”到“大姑娘”是人随时间的发展而逐步成长的过程。

(20)＊黑猪了，哪能随便卖出去？

这也就自然地解释了例(19)的不合法。人的性格或“性子”天生如此，不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眼睛大小通常也是人的固有特征，除非特殊的使用环境，一般不会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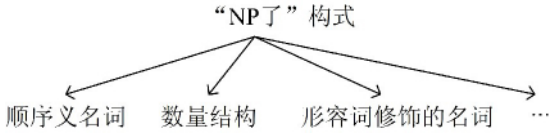
四　词类和语法功能的关系

4.1 专属于“NP 了”构式的范畴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本文将名词成分做谓语分析为它们和“NP 了”构式的概念组合过程，具体是通过两者的概念契合，名词成分将“NP 了”构式中的目标变化（T1→T2）具体化。基于 Langacker（1987、2008），这种概念契合的实质是基于例示（instantiation）的范畴化关系，即范畴—用例关系。“NP 了”构式中的目标变化是抽象的概念成分，而谓语名词成分的概念结构是其用例。这样，哪些名词成分能够做谓语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成为“NP 了”构式中相关概念成分（T1→T2）的用例。这与第 3 节对不同名词成分做谓语的概念分析相吻合。一旦把这种范畴—用例关系和第 3 节的分析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图 3。

图 3　“NP 了”构式中的谓语名词范畴



从 NP 指向顺序义名词、数量结构等的实线箭头指它们之间的例示关系。省略号“…”指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名词成分被“NP 了”构式范畴化。该范畴化关系有两种解读。自下向上，可解读为“NP 了”构式中谓语名词 NP 对顺序义名词、数量结构等名词成分的许可。而自上向下，可解读为顺序义名词、数量结构等名词成分构成了一个专属于“NP 了”构式的谓语名词范畴。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名词成分都能够进入这一构式。那么，这个谓语名词范畴是否是马庆株（1998）提出的“顺序范畴”呢？实际上，马庆株仍遵循传统汉语研究的处理思路，把顺序范畴和谓语功能挂钩来处理名词谓语现象。因此，在对例（5）的处理上，他只能借助专有名词获得临时顺序义来解释，即让专有名词临时成为顺序范畴的成员，从而能够做谓语。本文通过“NP 了”构式来许可名词成分，与这一思路完全不同。这些讨论也触及到词类和语法功能的关系这一重要理论问题。

4.2 构式视角下的词类和语法功能

形式句法学采用“词典＋句法规则”的处理方式来模拟心理语法（Taylor 2004）。句法规则以词类为操作对象。该思路要求词类和语法功能或相应的句法分布严格挂钩。传统汉语研究也基本遵循这一思路，带来的主要问题是“类”和“职”的不协调，即“词有定类、类无定职”（胡明扬 1995）。尽管当前的汉语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如郭锐（2002）、袁毓林（1995、2010）、沈家煊（2009）等，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类”和“职”的协调问题。那么，把词类整齐划一，建立词类和语法功能的对应或不对应关系是否是解决汉语词类问题的合理途径？

第 4.1 小节提出通过“NP 了”构式来定义名词谓语范畴。如果将该观点类推至对其他汉语句式的分析，就会发现“类”和“职”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对应与否的问题。每个句式都可以分析为语法构式，从而会和上文图 3 一样定义专属于自身的范畴。比如，本文涉及的另一语法构式是名词谓语句。该构式定义的名词谓语范畴和“NP 了”构式不同。它们之间既有重叠，如例（7）、（12），也有差异，如例（13）、（18）、（19）。这样的话，词的语法功能取决于它所能进入的语法构式，或者说是否能够被语法构式中的相关角色（role）范畴化（如图 3），而不在于该词属于哪一词类。实际上，这一思路突出了构式的理论地位，符合构式语法的基本精神。同时，该思路也颠覆了传统汉语和形式句法学对词类的看法，词类不再是语法的基础成分（primitives）。不同类的词能够进入同一语法构式担任相同的角色并不一定是特殊的句法现象；同一类的词不能进入同一语法构式担任相同的角色也是常见现象。这也与 Croft（2001）提出的激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进构式语法的理念吻合。

五　结语

本文采用以构式为中心的思路来处理名词谓语问题。构式语法理论把构式看作是心理语法的基础成分，语法范畴通过语法构式定义，颠覆了传统汉语研究和主流形式句法学对词类的基本观点，为汉语词类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对于“NP 了”格式来说，名词谓语的许可取决于名词成分和“NP 了”构式的概念契合关系。“NP 了”构式描写主语汲取的目标变化即 T1→T2，并显影化目标 T2。哪些名词成分能够做谓语取决于其概念结构是否能够将构式中的目标变化这一概念成分具体化。由于它们之间的概念契合可还原为基于例示的范畴化关系，这些名词成分因而也就成为“NP 了”构式的用例，即构成专属于这一构式的谓语名词范畴。本文对名词谓语的处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析思路，与传统汉语研究和主流形式句法学以词类为中心的分析办法完全不同。如果将该思路类推至汉语其他句式的分析，“类”与“职”的不协调问题能够自然化解。

附注

①对于本文引用例句，除标注具体出处的例句外，“CCL”指例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现代汉语库；“互联网”指例句源自网络文本资源。例句标注“*”指不合法，“??”指接受程度很低。

②这一证据存在反例，比如(i)。一个办法是假设“哑巴”和“阴天”发生转类(conversion)，转化为动词或形容词。问题是，既然名词成分本身就可以进入“NP 了”格式，那么，它们进入这一格式发生转类的动因是什么？该办法实质上仍是以词类为中心的分析思路。本文把“NP 了”格式分析为语法构式，“哑巴了”是名词成分“哑巴”和“NP 了”构式的概念契合(参见第 3 节)。结合以使用为基础的(usage-based)语法思路，“哑巴了”可分析为随使用频率的增加而固化(entrench)的表达，从而具备“NP 了”构式所表示的目标变化的意义(见图 3)。可以说，“哑巴”此时表示从说话到不说话这一变化，因而能够被“不”否定。“阴天”也可作类似分析。

(i)a. 你终于不哑巴了，还以为你是个聋子大哑巴呢。(互联网)

b. 北京终于不阴天了。(互联网)

③传统汉语研究通常区分用于动词后的“了$_1$”和句末的“了$_2$”(吕叔湘主编 1999)。本文把“NP 了”格式中的“了”看作“了$_2$”仅是出于其位于句末的考虑。该“了”的句法性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邓思颖 2002　经济原则和汉语没有动词的句子，《现代外语》第 1 期。

郭　锐 2002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

胡明扬 1995　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考察，《中国语文》第 5 期。

吕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马庆株 1998　《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沈家煊 2009　我看汉语的词类，《语言科学》第 1 期。

石定栩 2002　体词谓语的结构与意义，载《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浙江教育出版社。

石定栩 2009　体词谓语句与词类的划分，《汉语学报》第 1 期。

邢福义 1984　说“NP 了”句式，《语文研究》第 3 期。

袁毓林 1995　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袁毓林 2010　《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编译**,**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198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Anderson, J. M. 1997 *A Notional Theory of Syntactic Categ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ker, M. C. 2003 *Lexical Categ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Croft, W.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monds, J. E. 1985 *A Unified Theory of Syntactic Categories*.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W. 1998 Conceptualization, symbolization, and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Langacker, R. W. 1999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Langacker, R.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i, Dingxu(**石定栩**)2003 The nature of Chinese nominal predicates. In Xu Jie, Ji Donghong & Lua Kim-Teng (eds.) *Chi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Singapore & London: Prentice Hall.
Soh, H. L. 2009 Speaker presupposition and Mandarin Chinese sentence-final-le: a unified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state" and the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reading. *Nat Lang Linguist Theory* (27).
Tang, Sze-Wing(**邓思颖**)1998 *Parametrization of Features in Syntax* (doctoral dissertation). Irv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aylor, J. R. 2004 Why construction grammar is radical.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

On "NP le" Construction: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the word-class-based approach, this paper argues for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licensing nominal predicates in "NP le" construc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nominal predicates are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nominals and "NP le" construction, specifically their conceptual correspondence. These nominals accordingly compose a predicative nominal category specific to "NP le" construc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word classe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cannot be analyzed as direct (non-)correspondence.

Key words "NP le" construction; word class; grammatical function; conceptual correspondence

(**庞加光** 210093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710049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高晓虹**)

©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